

我在哪里见过你?



郑劲松

“老师，咱们好像在哪里见过?”“在课堂吧?”“不是……”最近在茶园的南岸党校讲座课间，一个年轻学员走到跟前这样聊。我有些蒙了。当了三十年教师，做过很多讲座，记不住学生而被学生记住，这是大概率。

“老师是开车、打车，还是坐轨道交通来的?”“轨道交通，6号线。”“那就对了，金山寺站。几年前我们聊过。”学员兴奋地说。经他这一提醒，我也想起来了。

虽然不会开车，但常因公因私往返中心城区。早晚高峰期，坐公交或打车都怕堵，便捷、准时的轨道交通是首选，从1到10几乎所有线路都坐过。金山寺站在6号线的礼嘉与蔡家之间，本不是什么名站，但金山寺很出名，总让人想起家喻户晓的“白蛇传”，虽然故事发生在千里之遥的江苏镇江，但每次经过，总会情不自禁产生联想，时常有下车探寻的冲动。

三四年前夏天的一个周末中午，从茶园返回北碚经过金山寺时，心想下午反正也没什么事，索性下车去满足一下多次涌动的心理。只有两个人出站，一个是我，一个就是那个学员。站外，火辣辣的太阳格外刺眼，周围不见一个人影，一些楼宇、道路正在建设。金山寺应该是个老地名，但究竟藏身何处?还在不在?是否也有白蛇传说?我后悔没先做功课，只能站在路边，手搭凉棚四处打望。奇怪的是，那青年也没有马上离开，几乎和我一致的表情和手势，也在寻找着什么。“小伙子，金山寺在哪?怎么走?”我

问。“正好，我还想问你呢?”居然这么巧，同样的时间地点，同样疑问的人相遇，也算一种缘分，于是就闲聊聊起来。小伙子来自杭州，也毕业于中文系，爱好民间文学，目前在南岸区某个政府部门工作，坐6号线来过北碚几次，对金山寺站有着同样的“情愫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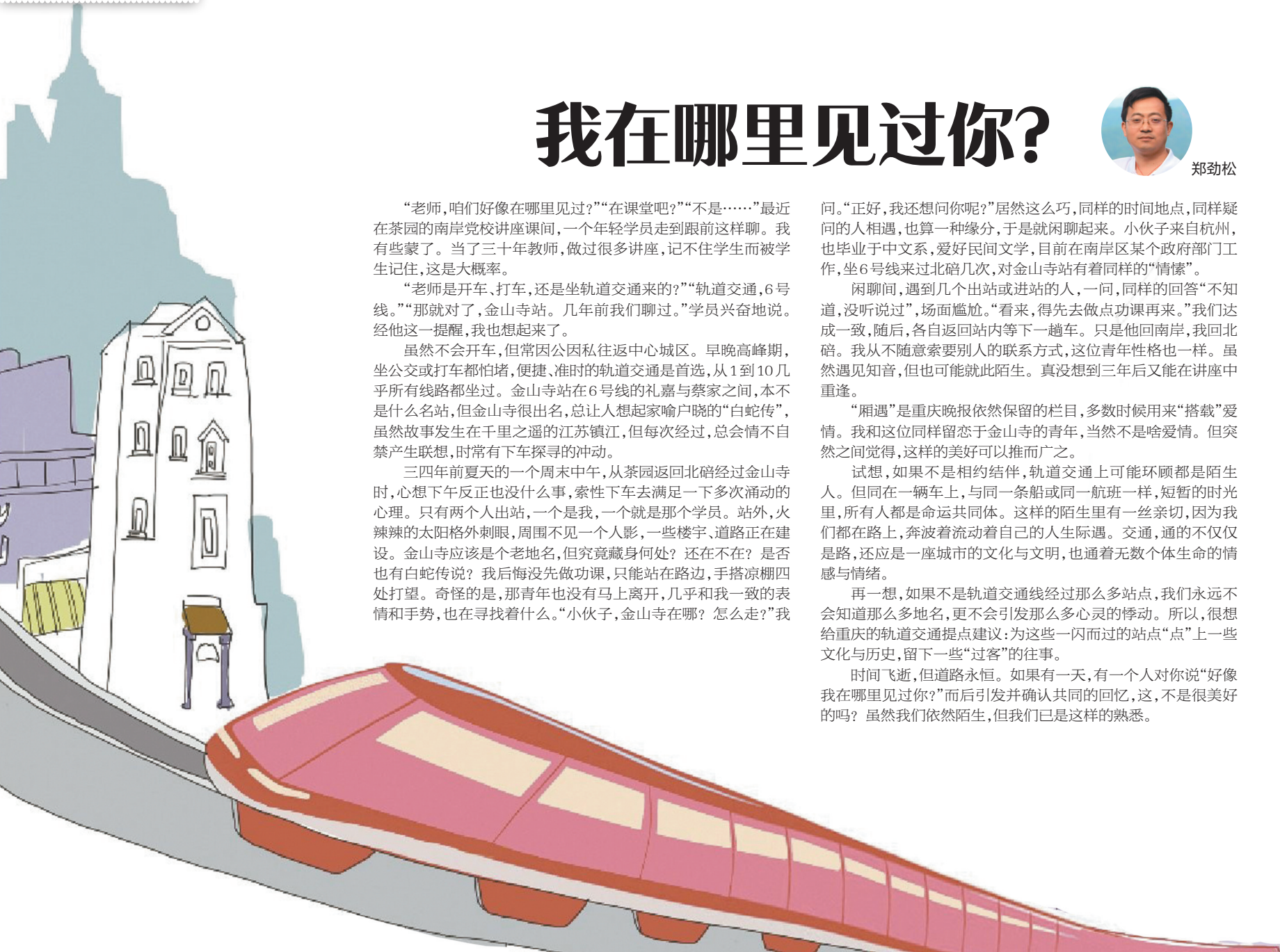
闲聊间，遇到几个出站或进站的人，一问，同样的回答“不知道，没听说过”，场面尴尬。“看来，得先去做点功课再来。”我们达成一致，随后，各自返回站内等下一趟车。只是他回南岸，我回北碚。我从不随意索要别人的联系方式，这位青年性格也一样。虽然遇见知音，但也可能就此陌生。真没想到三年后又能在讲座中重逢。

“相遇”是重庆晚报依然保留的栏目，多数时候用来“搭载”爱情。我和这位同样留恋于金山寺的青年，当然不是啥爱情。但突然之间觉得，这样的美好可以推而广之。

试想，如果不是相约结伴，轨道交通上可能环顾都是陌生人。但同在一辆车上，与同一条船或同一航班一样，短暂时光里，所有人都是命运共同体。这样的陌生里有一丝亲切，因为我们都走在路上，奔波着流动着自己的人生际遇。交通，通的不仅仅是路，还应是一座城市的文化与文明，也通着无数个个体生命的情感与情绪。

再一想，如果不是轨道交通线经过那么多站点，我们永远不会知道那么多地名，更不会引发那么多心灵的悸动。所以，很想给重庆的轨道交通提点建议：为这些一闪而过的站点“点”上一些文化与历史，留下一些“过客”的往事。

时间飞逝，但道路永恒。如果有一天，有一个人对你说“好像我在哪里见过你?”而后引发并确认共同的回忆，这，不是很美好的吗?虽然我们依然陌生，但我们已是这样的熟悉。



轨道通到家门口



李秀玲

2019年，儿子读初中，我们选择了陪读。家在南岸，学校在九龙坡华岩寺附近。已开通的城市轨道交通环线不经过鹅公岩大桥，每天只得开车往返。短短十公里路，往往需要半小时甚至更多的时间才能到达，更不用说早高峰时的堵车了。

当时心里就只有一个希望：环线快点实现全线运行。

2020年，环线全线贯通。一个小时，我就从家到了学校附近的华龙轨道交通站，再无堵车之焦虑，坏天气之担忧。

唯一的小烦恼，是从家到环线南湖站，要走上十五分钟。偶尔提着大包小包，就显得有些累赘和吃力了。

我又开始期待我家门口10号线万寿路站的通车了。

2023年11月底，城市轨道交通线路10号线也全线贯通。从我家出门到万寿路站，步行只需要五分钟，站内再换乘环线，比之前环线直达足足节约了二十分钟。

从此，轨道通到了我家门口。3号线、10号线、环线可以让我跨越两江与四季，去往中心城区任何一个我想去的地方。

这样四通八达，快捷方便的城市交通，是以前想都不敢想的。

轨道交通的修建与覆盖大大方便了市民的出行，也让时间变得充裕，生活更加丰富多彩。对退休的大妈大爷来说，轨道交通是赏花观景的最佳路线；对外地游客而言，轨道交通是8D魔幻城市的一张响亮名片；而对于山城千千万万打拼的上班族来说，轨道交通连接的是单位与家的最短路线，是接孩子上学放学的最快路线，也是回家看望父母的最优路线。轨道交通穿楼跨江，上天入地，这头通往心之所恋的万家灯火；那头连着平凡朴实的梦想和漫漫人生征途。

让所有居住在这座山城的人们，都因轨道交通的通达、便利而提升宜居宜家的幸福感和自豪感，这才是城市轨道交通如火如荼修建、拓延的真正意义吧。

曾经爬坡上坎，气喘吁吁的山城市民，曾经在烈日下排起长龙等公交车的山城市民，如今都学会拿着一张公交卡、老年卡，或是手机一扫，滴答一声响，轻松入闸，通往每一个温馨的小家，和每一个向往的诗和远方。

重庆市作协会员、南岸区作协副秘书长

我就是医生



孙晓航

那是2023年6月6日上班早高峰，我从九曲河进站，乘坐8:02那班6号线，车厢不空也不挤。我在车门处拉着一个吊环，刚站好，突然听到前面车厢传来急切的喊声“医生，有没有医生?”

我虽然不在医院工作，但也是执业医师，常常为亲戚朋友治病，效果还好。所以听到喊声后，我第一反应“我就是医生”，来不及迟疑，赶快上前查看情况。边走边找了一节车厢，突然看到地上直直躺着一位穿白裙子的年轻女性。我蹲下一看，她脸色惨白，呼吸微弱，眼神无光，口腔紧闭，把脉寸关尺非常细弱。由于情况紧急，我将其头部侧着，赶快按急救穴位，一手按其水沟穴，也就是老百姓常说的人中穴，一手按其合谷穴，按了二十多秒，这女性终于有了知觉，发出“哼哼”声，头和脚有了自主活动，嘴唇微动有舌头外顶的感觉。我预感她要吐东西，立马将手中的纸巾打开贴在她的嘴角，将东西接住以免弄脏她的脸颊，这过程利索默契不超2秒。

此时，轨道播报到康庄了，门一开，那位白衣女性突然从地上蹿地一下站起来，闪出了轨道门，汇入出站的人群中……刚才还为她捏把汗的乘客也突然从惊讶中沸腾，“哇塞，好神奇，这么快就正常了”，我微微一笑，重新找个拉环站好。一位小伙自称快下车了，让我坐，我谢谢他，当坐下以后才发现腰周凉凉的，原来是刚才紧急之下出了一圈汗，好在那位女士没有大碍，心里安稳了。让座的男士站了好久才下车，我内心也甚为感谢。

到单位后，讲起这事，有同事问：“你要是没把她救过来怎么办?”“啊……”我不好回答这个问题，因为当时情况紧急不容考虑。当然，我更愿意比照孙思邈的《大医精诚》来对待每一位需要帮助的人，“凡大医治病，必当安神定志，无欲无求，先发大慈恻隐之心，誓愿普救含灵之苦……亦不得瞻前顾后，自虑吉凶，护惜身命……”轨道是一个循环，人生也是轮回，祝愿我们都有福亦有道。

重庆市中医药文化科普专家、重庆作协会员